

粟裕与陈毅的风云际会

陈毅和粟裕是人民军队史上两位有着特殊传奇色彩的将帅。众所周知,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任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被毛泽东调离华东,华野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陈不离粟,粟不离陈”

陈毅和粟裕相识于南昌起义余部转战途中。1927 年 10 月,朱德指挥仅剩的 800 多名南昌起义官兵,在大余进行整编。陈毅半路赶上起义部队,被任命为团指导员。朱德和陈毅与全体官兵见面,都做了鼓舞士气的讲话。粟裕站在队伍中,一脸肃然,他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1957 年改名大余)开始的。

大余整编时,粟裕被朱德直接从班长提升为五连指导员。由此,陈毅认识了粟裕,彼此往来也逐渐增多。

随后,陈毅和粟裕一道随朱德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师。陈毅从军后起点较高,井冈山会师两军合编为红四军后,担任的职务较高,粟裕依然属于基层干部,两人少有直接见面。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陈毅和粟裕都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但两人远隔千里,陈毅在赣粤边昼伏夜出打游击,粟裕在浙西南和浙南一带孤军奋战,彼此从未联络过。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和谈成功,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陈毅和粟裕都迎来了严冬过

后的曙光,陈毅担任新四军 1 支队司令,粟裕是 2 支队副司令(不久出任代司令)。一年后,项英报请毛泽东同意,将这两个支队合编为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后又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兼参谋长,两人一个锅里吃饭的搭档生涯从此真正开始。

陈毅长于政治,主要负责统战工作,粟裕则主管作战、训练等工作,两人优势互补,“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说法由此而来。因粟裕能者多劳,事情繁杂,陈毅还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亮”送给他。

但不久,两人又长期分开了。抗战胜利后的 1945 年 10 月,陈毅重返华东前线,出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指挥山东野战军,与出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一北一南,与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作战。

军政联手战鲁南

1946 年 12 月,粟裕只身赶赴山东野战军司令部负责战役指挥,取得了宿北战役大捷。山东野战军长久以来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士气大振。随后,粟裕和陈毅军政联手,一鼓作气,战鲁南,夺莱芜,威震天下。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也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

陈毅对粟裕的战役指挥完全放手,他不仅对粟裕说“我们一如既往,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我给你出出题目”,还每战之后必兴奋地写诗庆祝。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秦叔瑾晚年回忆了陈粟两人志趣个性迥异的特点。他说:“粟裕最喜欢看地

图,打仗离不开地图。他是对着地图在脑海里调兵遣将,看多了,地图就熟了。”谈到陈毅的特点,秦叔瑾则说:“陈毅会做政治工作。这个我们都佩服。机关要开会,我们搬着小凳子去听,陈毅就坐在那里讲,形势、后勤、作风、思想工作……他能一口气讲很久,讲得头头是道。”

为保证粟裕专心考虑作战,陈毅特别规定:“粟总在地图前构思歼敌方案时,任何人不准打扰。”战役发起后,陈毅常常离开指挥室,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

陈毅还特别关注粟裕的身体,战前粟裕“闭门谢客”对着地图紧张构思战役方案时,他偶尔“强拉”粟裕陪他下棋,换换脑子,有一次还亲自“强拉”粟裕外出打猎,以放松紧绷的神经。

粟裕紧接着又创造了孟良崮战役的奇迹。战役中,陈毅以司令员兼政委身份,给予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很大支持。

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1948 年初,毛泽东打算让粟裕率华野 3 个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南渡长江,调动蒋介石江北的主力回防江南。当时在陕北参加会议的陈毅听说后极为赞赏,毛泽东便命他返回华野后当面向粟裕传达。

而粟裕此时却已酝酿了一个集中江北陈粟、刘邓和陈谢三路大军打大仗,改变中原战局的构想。他三次斗胆直陈,向毛泽东力陈暂不渡江南进,而是留在江北打大仗。毛泽东踌躇之下,将粟裕请到了中共中央新的驻地河北

阜平城南庄面谈,并让刚从陕北返回华野司令部的陈毅陪同北上。当面对解粟裕的设想后,毛泽东被说服了,但开了一个条件:少则 4 个月,多则 8 个月内,必须“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当时中央决定将陈毅调离华野,前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拟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一职。突如其来的组织调整,粟裕深感意外。出于对陈毅的尊重,粟裕当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粟裕只好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毛泽东想了想,同意了。粟裕随即成为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其实,早在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之前,正在延安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便向毛泽东提出“以粟代陈”。这时,毛泽东已为即将合并的华东野战军指定了“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的特殊指挥体制,因而当面告诉饶漱石:“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分则败。”

这时,华野全军已达到 30 多万人马,辖有 4 个兵团 16 个纵队,指挥责任都由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一肩挑。

不久,规模更大的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华野、中野和毛泽东等军委领导文电往来,共同敲定了淮海战役方案。

据《同舟共进》张雄文/文

“纳粹宝藏”之谜

今年年初,荷兰国家档案馆解密了一批档案资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份藏宝图——它标明了一批德军从荷兰劫掠宝藏的埋藏位置。消息一经公布,就吸引了不少人前往藏宝的村庄寻宝。实际上,二战后欧洲各地发现所谓“纳粹宝藏”的真真假假的消息经常出现。

荷兰国家档案馆此次公布的资料中有一摞 7 厘米厚的资料专门记述了有关二战“纳粹宝藏”的消息。1944 年 8 月,荷兰东部城市阿纳姆的一家银行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银行保险柜中的许多藏品散落出来。当时占领荷兰的德军将散落的宝贝收集到 4 个弹药箱中,其中包括金银币、红宝石、钻石以及一些名贵手表等。后来德军从荷兰退败时,将 4 箱宝物埋在阿纳姆市郊外的欧姆瑞村。为便于将来取走宝物,他们手绘了藏宝地图,绘出了周围地形以及标志性的一排 3 棵白杨树,并画上红色的“X”号表示箱子就埋在第三棵树下。

1945 年,荷兰终结纳粹德国占领后,荷兰国家档案馆肩负起追寻纳粹德国在荷兰资产的任务。不久后,档案馆从一名德国士兵手中获得了上述藏宝图。1947 年,荷兰政府曾组织过两次寻宝,但都无功而返。其后,荷兰人封存了这张地图,连同其研究文件,保密期限为 75 年。

历史上,纳粹德国确实从欧洲

各国劫掠了不可计数的财富,包括大量的黄金、珠宝以及艺术珍品和古董等。相传,希特勒甚至曾经派出一支特别部队到各国为他搜刮珍稀艺术品。而到了二战后期纳粹溃败之际,德军将抢劫的财宝分期分批地埋藏在德国及其他国家一些隐秘地点,以图将来东山再起。这就是所谓“纳粹宝藏”的由来。

二战后期从 1943 年到 1945 年,盟军也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这是一支由 300 多名来自盟军各国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队伍,包括历史学家、建筑师、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展览策展人等专业人士。他们在战斗人员的掩护下,在欧洲各地追寻被纳粹劫掠并掩藏的珍稀文物、绘画和雕塑。在他们近两年的不懈努力下,从纳粹的手中抢回了近 500 万件文物,其中包括毕加索等名家的画作以及米开朗基罗的传世雕塑作品等。这些艺术品都是纳粹从各国的博物馆、画廊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掠夺的。后来随着战争的进行,专家们的工作还扩展到预防一些珍贵的艺术品落入纳粹手中,比如将名画《蒙娜丽莎》隐藏在法国乡村从而免遭纳粹毒手。

几十年来,欧洲民间搜寻纳粹宝藏的行动几乎从未停止,在德国、波兰和意大利等国家都曾有过发现“宝藏”的消息,但多数都不了了之。

据《老年文汇报》



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